

站在喧嚣的路口

如果我们把文学视为一切艺术的母体,那么,承载时代风貌的重任必落在文学作品的肩上,然而是不是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呢?就像时代风貌的反映一样,广域场景的答案是无法给出的,就文学永远是一个原创的旅程而言,与其期许文学应该是什么样,也许审视一下目前的文学影像可能更有现实的意义。

作协走上发展之路,但网络小说中机械的角色依旧横行,如像《小时代》电影延续下来的幼稚情绪。人心、社会,在今天即使没有更复杂,但绝没有趋向更单纯,“网络思维”的年青一代习惯了虚拟游戏的任性,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实社会没有“复活”的机会吗?文学作品引导后生认识社会、人际关系的启蒙意义是如何弱化的?或者说怎么会步入逐渐消失的境地?谁会思考?谁在思考?

理想不是作为秩序被构建起来的,也不可能基于秩序的规范得到重建,无论是关涉社会中的地位,还是经济关系,理想都不是一种行为规范,虽然人们可以将之看作促成行为规范的

的推力。传统意义上,文学作品应该都出自梦工场,诗人的自杀却似乎在告诉我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些接近匠人的工具理论,自杀不是厌世至少也是逃避。无论是因为理想的破灭还是其他原因,我们都应该为这一年三个自杀的诗人感到惋惜。但是现实生活的趋避者,是担不起重任的,那些“鲁迅文学奖”旗下吵嚷着得票多少的投票者和竞争者不也是如此吗?当评审者和被评审者都忘掉荣誉的时候,“梦工场”和集市有多大的区别呢?

这一年马尔克斯走了,这个被认为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人留下一个疑问,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人们曾经趋之若鹜几十年的苏俄

文学?如果说是雾霾使我们不敢想象安德烈孤独地躺在山坡与静夜的星空相伴(《战争与和平》),那么在《静静的顿河》面前,中国不识字“格里高利”们却熟读宏大的思想,甚至出现拿枪都手抖的农民消灭几十个日寇的神剧,确实有些吊诡。魔幻成了很多人逃避的堂皇理由,我并不认为个人梦幻中乡野的胡思乱想可以拯救当代的青年,中国也不是颁奖老外臆想的那样。玄幻小说的确幼稚,但那只是消遣,“逃避”的故事不是更颓废吗?好在还有巴金,在他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仍然难以忘记他。虚构也好,写实也罢,大家都同意文学

源于生活,就像打工文学,现实场景的生动描写和真切感悟非亲历不能够,大约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圈子”里,打工文学获得了应有的荣誉。遗憾的是,同以往一样,过去的一年中,以打工者为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在描述自身诉求的同时,仿佛仍缺少一点宏观的思考和广域的视界。一个群体自身的意识在文化上的自我关注是必然的,尤其是在被流行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忽视的情况下。然而,一些时候自我关注难免附带“自我隔离”的倾向,这多少有些让人担忧。日渐成熟的打工文学是否应该把打工群体置入整个社会环境中来描述呢?文化上的自我实现、自我教育,必须融入社会和城市的文化环境。

置身经济社会,终究还是要说到钱的事儿。稿费终于在年内涨了,有高兴的作者,也有不满意的。我是比较孤陋寡闻了,不知道有没有稿费催生的传世杰作,知道的言语一声,我很想知道。

匆匆这年,文学离我们近了还是远了?

——2014文学事件回望



鲁迅文学奖:0票不丢人,跑奖才跌份儿

事件 8月11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诗词选《将进茶》获诗歌奖。据悉,本届鲁迅文学

奖采取实名投票,投票数也一同向公众公布。茅盾文学奖得主、四川作家阿来的入围作品《瞻对》原先被外界视为获奖热门,最终竟得0票。

声音 1.据《成都商报》,当得知自己得0票之后,阿来在第一时间表示,“过几天我会有个公开回应,一两句话。”而对于几天后的回应是否是针对评委,认为评委团队存在问题?阿来回答:“毫无疑问。”之后,本届鲁奖报告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媒体的询问下,认为阿来

得0票“很正常”。至于阿来觉得评委团队存在问题,何建明又补充:“这个也不对,评上了就没有问题,评不上就有问题?”
2.据光明网,阿来8月16日再一次发表声明,就参评作品《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在评奖史例、评奖程序和作品质量上的争议三问鲁奖。

解读 鲁奖每次评选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你说制度不公,他说程序正义;你认为作品很好,他说写的一般……文学的事儿本就不是特定程式化的,你一言我一语,也就使文学热闹起来了。
而另一则报道则着实令人恼火,据称,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评选阶段就备受关

注;在作品公示阶段,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公开称某诗人“到处活动”,好在最终该诗人未能进入提名名单。
不论得奖与否,有个老理儿得记着,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因为文学可以再探讨,但人格就不能被探讨了,阿来0票,不丢人;但有人被指“跑奖”,那才是真跌份儿。

打工文学——触摸一个时代的脉搏

事件 2014年部分打工诗人获奖情况——郑小琼,获首届中国屈原国际诗歌奖金奖、首届海子诗歌奖提名奖、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出席邀请荣誉。
陈亮:获2014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第二届李白诗歌奖,全国散文诗人大奖提名奖

等奖励。出席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诗集《乡间书》被评为中国作家协会2014年度重点扶持作品。
马东旭,马东旭散文诗组章《南疆笔记》获得中国散文诗人金奖,并受邀参加第十四届全国散文诗笔会。

声音 打工文学,就是写打工者的故事,抒打工者青春之情感;打工文学,发出打工者思想之先声,感悟苍生肉体与灵魂之疼痛后,让文载道;打工文学,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新事物。

现代,从封建到开放过程的精神历程。”著名打工妹安子的《青春驿站》一鸣惊人,成为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共青团中央曾设立“鲲鹏文学奖”,就是在为打工文学喝彩,其旨意或许是为了打工作家们的来路与归途进行一番有为而无为的社会行为反思,揣摩良知,多一份感恩,多一份理解,宽容和爱,让这些可爱的、真实的打工者们步入一种博大的精神境界。

解读 他们,一群“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的打工者,靠自己的理想、信念、追求、奋斗,暖昧的身份,尚无明确的定义,曾在生存家园设计出蓝图美景;在漂泊、游历之中,其构思优雅动人。
“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上上班,六步眩晕,七滴眼泪,八把鼻涕……”有人曾把这首非诗的几句话记做打工文学的起源。而那被繁重的劳动压抑着的情感便成为打工文学崛起的原动力。

周克芹被称为农民作家,一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赵树理、柳青和赵恺、王克臣亦被称为农民作家;周大新、傅光明、李肇正被称为拥有朴素心灵的农民作家;麦家,本是民间作家,一跃成为著名作家。
农民、平民、农民工,他们三者是什么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些前辈的成功例子给后来者启迪,还愁将来的打工文学园地里不会出现更多的优秀者吗?

“有钱任性”也要有文字意境

事件 1月8日,世界科技新闻网报道,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亚历克斯·宾利(Alex Bentley)带领研究团队分析文学作品中表达痛苦和不高兴情绪的词语,他们发现,文学作品的意境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研究者研究了1929-2000年出版的大量美国文学作品,并从中构建了一个类似“经济痛苦指数”的“文学痛苦指数”。他们发现,文学痛苦指数在20世纪80年代急剧上升,这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不景气的问题。

声音 上述报告的研究人员说:“我们将表达心情的词语分为6类:生气、厌恶、恐惧、欢喜、悲伤和惊喜。同时,我们以数据库中超过500万册的电子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文学痛苦指数。通过对比文学痛苦指数与文学作品发表之前10年的经济情况,我们认为文学作品与经济之间有很大关联。”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经济苦难时期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通常会滞后10年,因为作者需要借助这段时间的经验来写作。”

不少经济学家擅长从Google中搜索关键词,从而窥探经济的走向。而文学作品恰好为他们提供了研究这类问题的参考依据,这年头,不管是“有钱任性”也好,“没钱认命”也罢,都被作家们搬进书里,当成活生生的例子供世人阅读、警醒。恰如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文艺作品也肩负着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只有把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客观存在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写出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只是无论是作品,还是研究结论,都应该遵循“客观”二字。



诗人的自杀与不甘沉沦的诗歌

事件 1.5月9日,诗人卧夫被发现在北京怀柔山中绝食自杀。

许立志,广东揭阳人。1990年出生,喜爱文学,尤爱诗歌。许立志自杀让人想起了诗人海子。海子26岁,许立志25岁。

卧夫,原名张辉,曾任中国诗人俱乐部宣传部长,黑龙江双鸭山人,定居北京。在博客上,他这样介绍自己:卧夫,WOLF(狼)的音译,“初生是人,异化为狗,落荒成狼”。

3.10月30日,诗人陈超跳楼身亡。
陈超,1958年生于山西太原,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河北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2005年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声音 1.4月5日,清明节。卧夫写下《我将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卧夫的绝命诗,人们由此寻找生命之叶是如何凋零的。

清洗我满满地板的发黑的血迹
……………
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庄严肃穆
收拾完这一切
人们排队离开
再帮我把门悄悄带上

我的心脏
是我的坟墓
我曾深情地躺在里面睡过懒觉
偶尔觉得一阵疼痛
那是过往的车辆
把我碾成两截
长着双脚的部分向树荫的方向走去
……………

3.14年前,陈超的一首诗歌《秋日郊外散步》,也能看见他对于死亡的诉说。
……………

2.7月19日,许立志写下《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的诗作,成为这枚生命飘零的注脚。或许,每个生命的离去都是因果,每片提前飘落的树叶都会发黄。
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
那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人
会走进我的房间
收拾好我留下的残骸

你瞧,在离河岸二百米的棕色缓丘上
乡村群聚又将一对对辛劳的农人夫妇合葬
可就记得十年之前的夏日
那儿曾是我们游泳后晾衣的地方
携手漫游的青春已隔在岁月的那一旁
翻开旧相册
我们依旧结伴倚窗
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
在上帝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

解读 这一年,这三个诗人走了。忧伤、孤独、敏感、伤感,是这个群体的灵魂自我观照?

父母、亲密的爱人、可爱的儿女,还有生而为人的价值依存。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在结尾时,格里高利知道自己回到故乡将受到审判,但是还是回到了故乡,因为那儿有他的女人和他的儿子。三位诗人,你们读过吗?思付过生之为人的意义吗?

生活总是充满着美好与忧伤,美好的日子里我们都能用心去感受那番甜蜜与温馨,当忧伤来了,又怎样才能用心去化解呢?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的内心,就像一块石头不知道另一块石头的内心,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跳楼身亡,就像一块石头永远猜不透另一块石头为什么会从高山之巅滚落。
但是,人心不是冰冷的一块石头,人在世上,有尊敬的

诗人走了,诗歌还在。诗人苦闷的内心,在彷徨里的挣扎,都化作文字,写在诗里。对他们,是在倾听;对读者,是在聆听。然这聆听不是一味地倾听,而是需要思考。用诗歌里的苦难警醒自己的生活,用诗歌里的热烈来舒缓自己的情绪。这或许就是文学的魅力。

大师离世,拿什么来拯救我们对文学的痴迷?

事件 4月17日,马尔克斯逝世,这个最早的天才和最后的大师离我们而去,享年87岁。马尔克斯是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百年

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等带给人们多少意外的感觉。
11月25日,“人民作家”巴金诞辰110周年之际,“文学死了吗”引发人们对当下文学现状的多少反思。

声音 1.莫言:“1984年我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时非常惊讶,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莫言表示《百年孤独》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把民间故事中超现实的情节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写出来,这对自己早期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2.张小娴:“我每年都会不停地拿出来看,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书,我觉得它本身就是魔幻之书,因为每次看你的感受都不同,随着你人生的经历不同,会看出不同的东西。”

3.麦家说:“哦,马尔克斯走了!”这个因为创造了一种新式小说而伟大的人,像另一个鲁迅一样影响了中国作家。据说是生前他并不知道《百年孤独》是谁写的,这就是人生。”
4.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曾在微博中评论道,长期以来,马尔克斯扮演了中国作家的话语导师,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超过了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所有外国作家。对于许多中国作家而言,马尔克斯不仅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且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解读 大师的离世,曾在上半年文学圈里引起了不少的轰动,关于《百年孤独》的讨论也占据了文学新闻的一大版面,然而,热议中,有很多都是对那个年代的文学追求的回忆,说到底,是在回忆那些年,那些事。马尔克斯走了,我们怀念他的同时,也是对文学的一次梳理。时代在变,文学在变,但唯一不变的应该是我们对待文学的那份真挚、认

真的态度。
11月25日,巴金诞辰110周年之际,当我们再次以缅怀过去的方式思考文学时,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
2014年即将过去,马尔克斯、巴金离我们已远了一年,这一年里,我们做了什么?是离他们的期望接近了还是退后了?

网络作协成立——组织终于来啦!

事件 今年初,中国第一家省级网络作家协会在浙江诞生;7月,上海网络作家协会正式成立,75名网络作家成为首批会员。近日,中国作家协会也表态,将成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崎嵘透露,中国作协已启动成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的相关筹备工作,将向有关部门报批,“这个时间应该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中国作协网络办副主任马季也表示,“网络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立个体,彼此联系不多,加入作协后,原本一盘散沙的网络作家联合会加强,也能更好地融入传统作家中,通过作协组织的沙龙,使各种交流变得顺畅和方便。”

声音 中国作家协会新闻发言人陈崎嵘表示,网络文学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版权问题,目前盗版现象非常严重,网络作协将旗帜鲜明地反对盗版,积极主动地参与打击盗版,坚决支持网络作家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本版撰稿:周倩
本版制图:赵春青

从1998年痞子蔡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算起,我国网络文学已走过16年。如今,网络文学也有了自己的协会组织,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网络文学曾被视为文学“野路子”,但现在它已经为文学界、读书界所接受。网络文学不仅造就了一批作者,也造成了文坛、读书界的一些文学热点。比如,《甄嬛传》、《步步惊心》、《裸婚时代》、《明朝那些事儿》、《诛仙》、《杜拉拉升职记》等作品风靡网络,甚至改编为电视剧、电影和话

